



“一部中国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一部浙江陶瓷史，半部在龙泉。”龙泉青瓷是中国陶瓷历史最久、分布最广、产量最大、声誉最高的历史名窑之一，是全球首个入选“人类非遗”的陶瓷类项目。

山麓水畔，步履景换，青绿相间。7万片纯手工烧制的龙泉青瓷片组成的屏扇，开时展现美轮美奂的律动，合时饱含别具一格的韵味，撑起杭州国家版本馆的“宋式门面”。这既是极致匠心的龙泉青瓷与杭州国家版本馆的完美结合，也是宋韵文化精粹的一次精彩呈现。

龙泉青瓷携江南灵秀，承载了多种宋韵文化基因和形态，在器韵中生出气韵，在文脉传承中重塑辉煌，尽显流淌千年的宋韵风华。

中国在世界上被视为瓷器之国。在英文中，“China”（中国）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增添了“瓷器”的意义，“Celadon”（雪拉同）则特指龙泉青瓷。

滥觞于三国两晋的龙泉青瓷，崛起于北宋，鼎盛于南宋，是宋代八大窑系之一，其“哥窑”与“官、汝、定、钧”并列为五大名窑，共同见证了中国陶瓷业的辉煌成就。

宋代产业形态高度发达，制瓷业空前繁荣，大江南北名窑林立。当时的龙泉大窑一带，曾是一个瓷业兴旺、瓷窑林立的青瓷窑区：溪边山中，窑烟四起，窑火通红，窑工们或担泥，或拉坯，或注釉，一派烧制瓷窑的繁盛景象。

一条长约4公里的宋窑古道，连接了产区 and 窑运码头。考古发掘表明，龙泉境内有古窑址398处，仅宋代就有300多处，其中南宋有260多处。

宋代朝廷为增加财政收入，格外重视海外贸易。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瓷业生产和技术传播中心，龙泉成为最大的出口基地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始地。龙泉青瓷远销亚非欧三大洲50多个国家，以主角的身份成为世界贸易的热门商品，开创了“天下龙泉”的盛世，架起了东方文明走



李一波

向世界的桥梁。

满载龙泉青瓷的商船从我国东南沿海出发，循着海路在印度洋沿岸的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东非沿海的航道上越走越远，不断书写着青瓷传奇。

经考古发掘的印度奎隆港口遗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祖尔法遗址、伊朗霍尔木兹古城遗址和英国人威廉姆森在波斯湾沿岸调查过的数十处遗址、肯尼亚拉姆群岛和曼布鲁伊河口遗址、埃及福斯塔特古城址等处，都有南宋元明早期的龙泉青瓷出土。

在著名的“南海Ⅰ号”南宋沉船货物中，瓷器占比超过90%，而龙泉窑的青瓷在船货中占的比重较大，主要为葵口或菊瓣纹碗，也有一些盘和小碟等，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实物佐证，充分展现了龙泉窑在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见证了宋代经济的高度繁荣。

宋代是中国陶瓷艺术的巅峰期，宋瓷是古代艺术和传统工艺的杰出代表，与宋词、宋画等并列为宋代的“文化符号”。

龙泉青瓷以端庄浑朴的造型、明快流畅的线条和青翠晶莹的釉色，浓缩了龙泉匠人巧妙绝伦的精妙构思、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在当时的瓷器制造领域独树一帜、叹为观止，是宋



杭州国家版本馆把龙泉青瓷元素融入版本馆设计之中

瓷的典型代表。

北宋早期龙泉窑生产的瓷器仍带有浓重的越窑、婺州窑、瓯窑风格。直到北宋晚期，在借鉴其他窑口瓷器生产工艺的基础上，积极进行改造、创新，可谓融南北瓷业技艺之大成，把青瓷烧制技艺推上历史巅峰。

南宋龙泉青瓷形成了青釉配制、多次施釉、厚釉烧成、开片控制四大独特烧制技艺，成功创烧“粉青”“梅子青”，将单色釉的极简审美发挥到极致，恰如“雨过天青云破处”，形成温

润、沉静、典雅、清远的鲜明风格，凝聚了独特的气质与神韵。

宋朝非常重视文化发展，推崇“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而玉的人格化，让宋人把对青瓷的审美与君子的品质相联系，青瓷似玉、非玉、胜玉的特征，极大满足了宋人对“清韵”的追求，并倾注了道德、精神层面的非凡情感。

宋朝茶诗中经常有“冰瓷雪碗”一说，与陆羽《茶经》中青瓷类冰的说法一脉相承。龙泉窑瓷器在火炼之

后能产生冰裂一样的纹路，可人为地加以控制和利用，这只有制瓷工艺达到高峰的宋代才能做到。“将碎未碎”成为有意为之的工艺美感，恰是宋人推崇的含蓄高雅的审美和装饰手段。

宋人追求品质生活，注重生活与艺术的调和，开创了精致风雅、休闲舒适的生活美学，形成点茶、焚香、插花、挂画“四雅”和琴棋书画词酒花茶香石“十雅”为代表的雅文化。

宋代龙泉青瓷将宋韵返璞归真、洗尽铅华、雅俗共赏的风骨气质逐一道出，契合宋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取向，以其如翠似玉的精美釉色、端庄典雅的经典造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审美范式。无论是茶器、花器、香器，还是日常的碗、盘、杯、盏，都是“精致风雅”生活的象征符号。

青瓷“常青”，从历史走向未来。龙泉青瓷循迹千年宋韵文化，以极致匠心传世经典，吟唱“宋韵今声”。

秉承宋韵文化精神气质的龙泉青瓷，所蕴含的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勇于变革的创新精神、厚重大气的开放精神，至今仍然生生不息、世代相传，成为镶嵌在“宋韵文化传世工程”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从瓯江之源到东海之滨，龙窑瓷窑林立，泱泱龙窑史萃……在徐徐展开的画卷中，第五届世界青瓷大会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揭幕，再次掀起一阵“青瓷风”、一股“宋瓷热”，呈现“瓷之魅力”“瓷之润力”“瓷之活

力”。

几年前，在南宋交龙钮大铜钟的绵长钟声中，故宫博物院馆藏的102件来自不同时代的青瓷珍品回到故乡龙泉展出。从民间工艺到皇家珍藏，从浙南大山到京城故宫，从唐宋烟尘到现代风雨，钟声穿越时光长河奔流不息，正如传统技艺烧制的龙窑青瓷，历经千年窑火依然常烧常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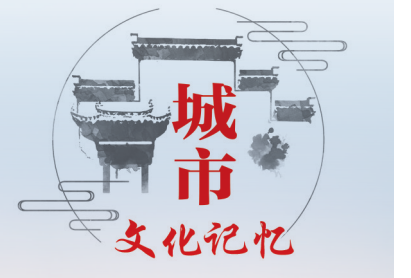
以烧制青瓷闻名遐迩的龙泉窑，如今建起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为龙泉青瓷传承展示的一处文化地标。这里集青瓷窑业遗存、传统村落、田野景观、古道溪流、自然环境等于一体，承载遗址保护、科学研究、教育展示、文化传承、艺术创意、旅游休憩等多种功能。而在最新启动的“亭后窑址”考古项目现场，考古专家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让宋元时期青瓷发展和技术传承脉络拨开尘土，叩响技艺深处悠长的回响。

在龙泉和丽水，可观、可感、可参与、可分享的宋韵文化主题街区频频“出圈”，各类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层出不穷，鲜活展现“风雅处处是平常”的宋代生活方式和生活美学。“一剑钟情·从瓷开始”“不灭窑火”“瓷源探秘”……一批精品乡村旅游线路叫好又叫座，打造出一系列独具辨识度的青瓷文化IP。

G20杭州峰会、APEC峰会、进博会的国宴用瓷和国礼，连续9次入选世界互联网大会……如今，龙泉青瓷的身影频频亮相世界舞台，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处处展现青瓷之美、中国之美。

在瓷风宋韵中，见气韵、见根脉、见匠心，让青瓷这一古老瓷种“活”起来、“火”起来，让千年文脉“流动”起来、“传承”下去。

（作者系浙江省丽水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为何被称作『梁祝书院』

万松书院：梁祝书院

薛体伟

“万株松树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人间天堂”杭州，西子湖畔，幽静秀美的万松岭上，有一座古色古香的书院，这就是孔氏南宗阵地、阳明学说重镇——万松书院。万松书院是杭州创办较早、规模较大的书院，明朝思想家王阳明、清朝大学者齐召南等曾在此讲学，“随园诗人”袁枚曾在此就读。

培养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名徒

万松书院前身是报恩寺，建于唐贞元年间（785—804年）。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浙江右参政周木在报恩寺遗址上改建万松书院，承担讲学、祭祀、藏书功能。万松书院曾名太和书院、敷文书院，从万松书院到太和书院，又从太和书院到敷文书院。万松书院经历了多次毁建和重大维修。在鼎盛时期，万松书院与当时的崇文书院、紫阳书院、诂经精舍并称为“杭城四大书院”，且位居首位。

明朝的万松书院经过不断地扩建、重修，成为江浙一带颇具影响力的知名书院，历史上曾是浙江最高学府。当时，学者们“聚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讲学之风盛行一时。但是，明朝统治者对书院的政策经常变化，致使书院时兴时废，仅仅万历至天启不到50年的时间内，明朝统治者就先后两次废毁天下书院。万松书院也随着统治者对书院教育的政策变化，经历了盛衰荣辱的变迁。

两百年的昌盛时期。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因康熙御赐“浙水敷文”额，书院改称成“敷文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年），万松书院被赐为省城书院，乾隆皇帝更是屡次巡临万松书院，这都加速了书院的发展，稳固了万松书院不可替代的地位。这一时期，各地学子纷纷慕名而来，培养了袁枚、祝德麟等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名徒。

孔氏南宗的阵地

南宋初年，孔子第48世孙、衍圣公孔端友率部分族人南渡，后辗转来到衢州并寓居于此。南渡以来，孔氏南宗积极融入江南社会文化环境，形成了内涵深厚、特色鲜明的孔氏南宗文化，并成为江南文化的重要内核之一。孔氏南宗致力于将儒学理论贯穿于书院教育，并积极投身于书院建设和讲学活动中。万松书院创建伊始，即建仰圣门、大成殿、塑孔子圣像，“万世师表”的光辉一直延续到清末。作为明清时期最著名的书院之一，万松书院也由于孔氏南宗的高度重视和尽力维持，得以发展和长期延续。

万松书院的祭祀活动主要由南宗孔子嫡系后裔主持，书院创建伊始，即聘请了孔衢、孔积两兄弟主持祭祀活动。正德元年（1506年），明武宗授孔子第59世孙孔彦绳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嗣后，由西安博士署派一名执事官常驻万松书院奉祀。清康熙至嘉庆年间，孔子第66世孙、五经博士孔兴嫌及其子孙主持万松书院的祭祀。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高宗弘历巡临万松书院时，看到万松书院祭祀由南宗孔子嫡系后裔主持，活动规格高，当场赋诗曰：“气助湖山钟远秀，道传孔孟有真源”，当时祭祀之隆重，从中可见一斑。

成为了孔氏南宗的阵地。南宗学者潜心研究儒家文化，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和传播，彰显了文化正统的崇隆。同时，孔氏南宗作为一面人文精神的旗帜，其经世致用的传统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对当地士人和百姓的言行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和教化作用。

传播阳明学说的重镇

万松书院是杭州各书院中较早传播阳明学的阵地，自嘉靖初年便在王阳明及其门人弟子影响下，开始讲论阳明学。阳明学说内容丰富、影响深远，既是一种哲学思想，也是一种政治伦理思想和教育思想，如“知行合一”说，提倡言行一致；“致良知”说，强调主体道德意识自觉的重要性；教育思想主张要适合儿童“乐嬉游而惮拘检”的天性；等等。当时，万松书院与绍兴稽山书院并称为越中王门两大学术重镇。

嘉靖四年（1525年），万松书院

重修，王阳明为万松书院撰写记文，开启了阳明学在杭州的传播历程。在记文中，王阳明认为书院弥补了官学教育的不足，通过“致良知”的途径，追寻圣贤之学，以明人伦。王阳明对万松书院的办学风格和教育宗旨有着深远影响，在阳明学的影响下，万松书院既重视教学内容更重视修身教育，在办学上重视“讲明义理”，主张自由研究学术；在德业上提倡相帮相扶，相推相引；反对以功名利禄为目的学习，提倡“探性理之要，询治道之源”求真务实的学风。

王阳明去世后，门下高足邹守益、王畿曾多次到访万松书院。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胡宗宪邀请邹守益赴万松书院主持讲会，集聚三百多士人论学半月之久。沈懋孝在《讲学述》中记述，“胡督府梅林公迎其师东廓邹先生馆于西湖之万松书院，因折柬招四方讲学者三百人并侍邹先生之教几半月，大都宗象山，述阳明二先生之指而昌明之，始欣然有会心处矣”，足可见当时万松书院在阳明



学传播中的影响力。

延续“梁祝”文化

在民间，万松书院又被称为“梁祝书院”。“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中国四大民间爱情神话传说之一，其歌颂自由爱情的主题亘古未变。明末清初寓居杭州的著名剧作家李渔最早将“梁祝”故事与万松书院结上关系，在李渔的《同窗记》中，万松书院成了梁山伯与祝英台三载同窗、谈诗论道所在。肃穆的书院因可歌可泣的美丽传说有了爱情的温馨。

1999年万松书院重建，2002年重新对外开放，重建后的万松书院散发着浓浓的书卷气息，丰富了西湖文化景观的内容。书院内设置了明、暗两条文化主线，明线是明清知名学府，暗线是梁祝爱情之地，以古代书院的布局为实景，以“梁祝十八相送”有关的场景为虚景，一实一虚相得益彰，美丽的传说为庄重的书院增添了生动的人文情怀。近年来，万松书院内会举办相亲会，用这种方式传承着古代爱情文化。

万松书院经历了明代的创办、清代的昌盛、近代的衰败和当代的复兴，培养人才、昌明学术、繁荣文化是其永恒的主题，严谨的办学原则和求真务实的学风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如今，“万松讲堂”和“万松书院相亲会”使万松书院重现了500多年前“名校”的风采，正在续写新的文化篇章。

